

欧美畅销系列 · 轻松解读音乐丛书

(加拿大)
戴维·巴伯 / 著

巴赫、贝多芬 及其前辈与后来者

——易学易懂的音乐史

别让谈话中断

我们到达某个历史阶段

几个英国人

来到巴洛克时期

古典主义时期

浪漫主义时期

德国艺术歌曲

俄国人来啦!

荒谬的歌剧短史

我们所处的混乱状态

我们应走向何方

Getting The Ball Rolling

We're Getting Somewhere

A Few Englishmen

Going Baroque

Some Classic Examples

Those Romantic Type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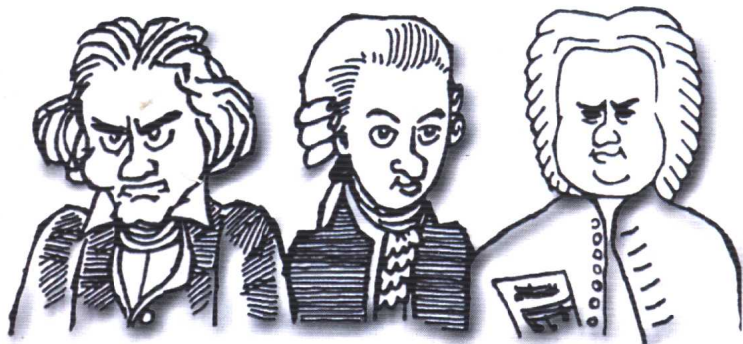
Follow The Leader

The Russians Are Coming

Short History of Opera

The Mess We're In Now

Where do we go from Here



人民音乐出版社

欧美畅销系列 · 轻松解读音乐丛书

巴赫、贝多芬 及其前辈与后来者

——易学易懂的音乐史

(加拿大) 戴维·巴伯 / 著

马英君 / 译

陈铭道 / 审校



人民音乐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巴赫、贝多芬及其前辈与后来者:易学易懂的音乐史/
(加)巴伯著,马英君译.-北京:人民音乐出版社,2002.4
(欧美畅销系列:轻松解读音乐丛书)

ISBN 7-103-02479-0

I.巴… II.①巴… ②马… III.音乐史-西方国
家-通俗读物 IV.J609.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1148 号

责任编辑:苏兰生

责任校对:颜小平

著作权合同登记

图字:01-2000-3369 号

Bach, Beethoven And The Boys Music History

As It Ought To Be Taught

本书由加拿大 Sound And Vision 授权人民音乐出版社独家出版

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2号 邮政编码:100036)

Http://www.people-music.com

E-mail:copyright@rymusic.com.cn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A5 1 插页 5 印张

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4,040 册 定价:8.70 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装等质量问题
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调换。电话:(010) 68278400

致 读 者

当我在英国女王大学学习音乐时(无论您相信与否,我确实已获得声乐表演和音乐史的学位),有一天,我的一位音乐史教授把我拉到一边,和善地对我说:“虽然你的功课不错,但却有点旁门左道。”也许,本书只是想证实当时那位教授给我的评价。

笔者觉得有必要强调本书中史料真实性(当然,几乎所有的东西都确凿可信):比如,当巴赫离开科腾到莱比锡时,他的确有11件亚麻布衬衫在洗衣店里。如果您不信,可以亲自去查证。

很多以前读过原稿的朋友曾善意地告诉我说:书中所有的脚注都不够严肃。如果您也有同样的问题,完全可以将脚注忽略。不过我想给您提个醒:错过了这些精彩的部分也许会很遗憾^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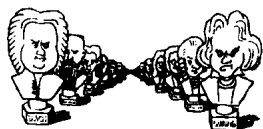
谨此感谢身边的亲朋好友给予我的精神上的鼓励,他们能够容忍我笔下诙谐的历史和非结论性的东西。同时感谢声像公司的乔夫、杰克·萨维奇以及向本书提供图片和意见的戴维·唐纳德先生。

非常高兴在本书出版10周年之际,能有机会修改书中的许多细小错误,希望此版不会再弄出新的纰漏。

戴维·巴伯

1986年金斯敦,1996年多伦多

① 或者,您可以只读脚注而不去管全文,这要看您的胃口了。



序 言

该有人为音乐史做点贡献了，就像塞勒和依特曼这两位历史学家一样，他们为英国的历史付出了很多。凭记忆和知识，人们一定记得：1066 年，朱理斯·恺撒来到英国，他发现喜欢涂蓝颜料的居民“充满想像、没有私心杂念、身体虚弱”；人们一定还记得，罗马民族由于良好的传统教育而成为当时最优秀的民族；而英国盎格鲁·撒克逊人的国王竟有“肮脏的泡沫”、“肉汤味儿”这一类名字；威廉－玛利这位国王的名字竟像正在交配的狗一样，中间用短横连到一起……。戴维·巴伯游历了远比英国大得多的世界，如果没有这些经历，就不会产生出这部不但没有误导史实、又比其他音乐史更为妙趣横生的著作。戴维·巴伯所做的这项工作还从没有人做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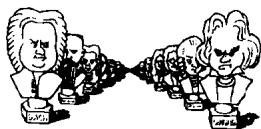
这里我想说明一点：在读到本杰明之前，所有令你捧腹大笑的地方都是事实，本书的记载没有丝毫玩笑或失误。假如巴伯说理夏德·瓦格纳出生于 1813 年，那么你就该对此深信不疑。如果不信的话，你可以查找 20 卷的《格罗夫音乐和音乐家辞典》。然而，除了财力物力上的损失外，你的努力也未必会使你得到一个更精确的答案。如果巴伯说斯特拉文斯基的《春之祭》首演于 1913 年的巴黎，那就毫无必要去请教我的父亲（他发誓说当时在巴黎），因为他早已步入伟大的死者民主行列中——在那里，电影钢琴家（我父亲是其中之一）、艺术大师们、约翰·列侬和好多提前混进去的人一

起安详地躺着。无论如何,巴伯向我们陈述并揭示了很多在格罗夫辞典中根本查不到的东西。例如:尼金斯基在演出中做了一个色情动作,这丝毫没有取悦于巴黎人。因为尽管巴黎人很清楚那些与色情有关的动作,但是高卢人的处世原则是:所有这些动作可以出现在某些适当的场合或者任何其他场所,但绝对不是歌剧院。

对于所有查阅过《音乐人辞典》的人来说,巴伯应该是最适合搞这种充满智慧而又风趣幽默历史的人。《音乐人辞典》中常有这样荒唐的妙句:“英国号,一种木管乐器。它既不属于英国又不是一种号角,切勿将其与圆号混淆,圆号是法国人的。”再比如:“错音,人们对这一术语的理解是相对的:他人演奏的错音才算错音,自己演奏的则要叫装饰音。”

巴伯写的音乐史正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您面前。如果您读过这篇序言(我不在乎您看不看),那么应该同样地充满智慧和疯狂。就音乐而言,智慧和疯狂这两个词不像其他对立物那样相互冲突。贝多芬这样的聪明人既不洗澡也不理发,当然疯狂。我的意思是:一个从事艺术却不懂得艺术为何存在的人,早晚会发疯;我想人们都懂得汉堡包乃至性为何存在,但不见得了解音乐的目的。我们经常享受办公室、商场、餐厅里的背景音乐,似乎很了解它的存在,而它们之所以存在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人知道怎样关掉它。

事情纯属偶然(我跟巴伯一样没有开玩笑),这天早上,我5点钟就爬了起来。由于咳嗽也吵醒了我的睡伴(如果您非想知道不可,那就是我的妻子)。正像任何一个音乐家会告诉你的那样:早晨5点起床惟一要做的事就是创作赋格曲。的确如此,我刚写完一首赋格后,巴伯的打印手稿就传送过来。这是一首四声部的a小调赋格,也是一个多星期以来我写的第22首赋格。天知道我干吗要写赋格,但绝不是想唤醒巴赫沉睡的灵魂。当你创作出48个杂种、苍



蝇(或赋格)时,赋格就在头脑中产生了。巴伯的书证明了我并不是惟一个做蠢事的人,这使我感觉好极了,咳嗽立即痊愈。

我不想再强调本文的趣味性,以免使读者说三道四:巴伯这东西竟然会让你合不拢嘴?只管相信这是事实吧!读过本文后,你会了解大量的音乐史,至于你是否有必要了解则是你的事情,因为音乐素有“疯狂”的别名。如果一个人神智清醒,又怎会把一生都放在编织 12 个音符上?世界上还有更多伟大的事情值得去做!而我此刻却想不出更有价值的东西,也许我起得太早了。

安托尼·伯吉斯

1985 年 12 月 7 日于蒙特卡罗州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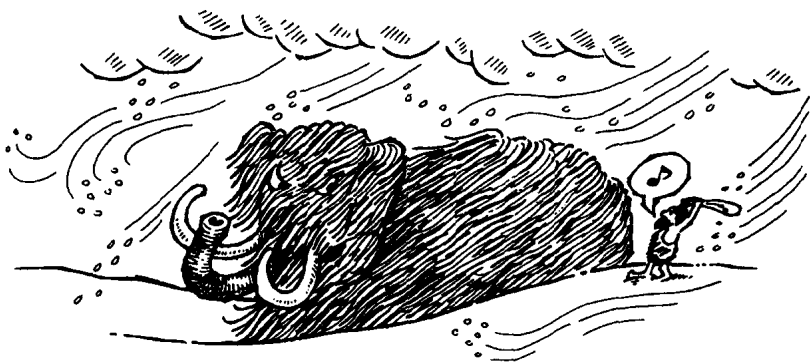
致读者	(Ⅲ)
序 言	(V)
别让谈话中断	(1)
早期音乐	(2)
现在我们到达某个历史阶段	(7)
约斯坎	(8)
帕列斯特里纳	(10)
杰苏瓦尔多	(15)
几个英国人	(21)
伯 德	(22)
克拉克	(25)
普塞尔	(26)
来到巴洛克时期	(31)
蒙特威尔第	(32)
维瓦尔第	(36)
巴 赫	(41)
亨德尔	(51)
古典时期的代表	(63)

海 顿	(64)
莫扎特	(70)
浪漫时期的代表	(77)
贝多芬	(78)
瓦格纳	(83)
勃拉姆斯	(90)
德国艺术歌曲	(95)
舒伯特	(96)
舒 曼	(100)
俄国人来啦!	(105)
强力五人团	(106)
柴科夫斯基	(111)
荒谬短暂的歌剧史	(117)
歌 剧	(118)
我们现在所处的混乱状态	(125)
斯特拉文斯基	(126)
勋伯格	(129)
英国的乡村园丁	(132)
艾夫斯	(136)
我们要走向何方?	(139)
凯 奇	(140)
尾 声	(145)

别让谈话中断

早期音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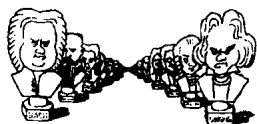
远古希腊,就有一二种关于音乐的说法^①。史前时代的人们每天早晨走出山洞时,可能就哼唱着某种歌——他们猎捕乳齿象时唱的歌。但就我们通常所了解的音乐史来说,早期音乐开始于格里高利圣咏。根据这种理论,音乐肯定是从其他什么地方开始的。



某种猎捕乳齿象时唱的歌

圣咏的由来大致如此:让时光回到6世纪左右。一天早晨,当地修道院的一群修道士们在做常规的晨祷。其中有一个僧侣,由于前一天晚上熬夜把圣徒保罗的一段“狱中书信”译成《以弗所书》或类似的什么东西,所以在礼拜仪式中睡了过去。为了不让修道院

① 柏拉图可不这么认为,不过又觉得这个想法不错。



院长听到他的呼噜声,其他人便开始唱日常的赞美诗,圣咏就这样产生了。

实际上没有任何真凭实据支持这个理论,但这至少比格里高利主教大人向世人讲的故事更有说服力。他说,一只鸽子从天堂上飞下来,落在他的肩膀上,把所有的圣歌传给他。至于您相信哪一个就是您的事了。

无论如何,到了公元9世纪,格里高利圣咏的创作规则变成了一种修道士的仪式——它告诉修道士们该唱什么,什么时候唱,唱多少时间等。“阿佐”这个地方的圭多曾经指出:如果搞音乐记谱的人能将音乐有规律地排列起来,就可以在记录时节省大量的时间^①。圭多本人如果对此问题再深入地研究下去,也许就会由于写出一本很精彩的著作而名利双收。

圭多是个聪明的家伙,但他瞧不起演唱者。他称那些唱歌的人是“我们这个时代中最愚蠢的人^②”。他对那些修道士们总是出言不逊。圭多认为他们应该把浪费在演唱上的大量时间用在研究《圣经》上——他经常在抱怨很多事情。圭多的最大贡献就是发明了“圭多指法”,这是张很有趣的手的曲线图,圭多说这张图可使人们记住每个圣咏调式中的所有音符^③。至今,仍有很多顽固的音乐家们把圭多发明的手的曲线图挂在墙上,以便使自己看起来更有学问。

修道士们把白天划分为几个连续的时间段,他们称之为“日课”(每个修道士都在房门上做一个小标记,上面写着“日课时间”)。

① 在此之前的音乐排列是极其随意的。

② 如果用拉丁文说可能更礼貌些,但圭多没有。

③ 别紧张,调式实际上就跟音符一样。

每个日课都有不同的音乐来唱诵，这些音乐都被严格地编辑整理。当日课开始被演唱时，格里高利圣咏就定型了。

素歌有 3 种不同演唱形式，这取决于经文中每个音符的多少。如果只有一个音符，叫单音节；有两三个音符，就称为“气息”^①；如果有很多音符，以至于忘记自己唱的内容，则叫做旋律。

后来，一些拖腔声部变得更加绕来绕去，很多人都想给它重新加入歌词，这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。由于任何唱过歌词的人都记不住所唱的内容，因此新的歌词只是象征性的。它除了能娱悦大家外，并不起任何作用。直到 16 世纪，特伦特市教会有一些专门扫别人兴的人，取消了这种音乐形式。

对于那些更加熟悉后期音乐形式的人来说，他们只是听惯了格里高利圣咏。实际上，那种只在一条线上的男声，听起来更像是蜜蜂的嗡嗡声。但是如果你仔细品味，这种声音还是很优美的^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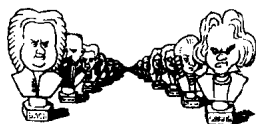
唱圣歌的都是男人，几乎没有女人参与。如果你想不明白就问圣·保罗，他在给哥林多人的第一封书信体诗文中写道：“让你的女人在教堂中保持安静吧。”人们都相信并按照他的话去做。

格里高利圣咏后来发展成叫“奥尔加农”的东西，奥尔加农在 9 至 12 世纪处于鼎盛时期。最简单的形式就是在演唱格里高利圣咏的同时，另有一部分修道士在旁边加入一个纯四度或纯五度的音程^③。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，这要求修道士们专门擅长的那种全神贯注的精神。

① 因为他需要更多的空气。

② 也是很有用的，听诗篇第 51 首正好可以泡一壶茶。

③ 这里不值得去解释四、五度之所以叫纯四、纯五度的原因，只管相信我的话就是了。



12 至 13 世纪的奥尔加农更加复杂,两位作曲家雷欧男和他的继承者贝罗坦,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将奥尔加农发展成为一种更高深的艺术形式,后来将他们的音乐整理合成为一本《奥尔加农大全》出版^①。

我们所知道的有关雷欧男和贝罗坦的大部分资料,出自一位佚名的英国人的学术论文,大约写于 1280 年。与其他佚名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:这为佚名作家被称做“佚名四号”^②。多年来,在所有佚名作家中,他是惟一被记起名字的一位。不管他母亲是谁,肯定会为此事感到自豪。

巴黎圣母院经文歌的一个最显著特征是使用节奏式^③。当时整个学术领域都在研究贝罗坦的曲调走向是“当—叮—当”还是“叮—当—叮—当”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对于某些人来说简直关乎性命:两个法国音乐学家贝克和奥伯瑞一直为此问题争论不休,以至于在 1910 年进行了一场决斗。从那以后,音乐学术界再也没出现过如此令人激动的事儿^④。



佚名四号

① 在拉丁文中称“全书”。

② 佚名一至三号很少被提及。

③ 注意,这不同于古格里高利调式。

④ 奥伯瑞失败了,他或者死于难为情或死于剑伤,也许两者都有可能。

在教堂音乐发展的同时，特罗巴多和特罗威尔正忙于演唱一些关于爱情和美酒的地方性歌曲。至于哪个更好，则是相对而言的事情。

特罗巴多和特罗威尔几乎难以区分，您也不要相信任何人对此问题的解释。特罗巴多通常在法国南部哼唱，后来流传到北部；而特罗威尔是从北部流传到南部。除此以外，他们几乎完全相同。

如果你是一名特罗巴多演唱者^①，关键就是要演唱发自内心的歌曲。比如，你如何深爱你的梦中女人、她的头发多么可爱、她的眼睛和皮肤多么迷人、你多么渴望亲吻她等等。在这些歌曲中，两个相爱的人息息相关，这样真挚的爱情以前还真少见。只要你能跟她好，又不做她的丈夫，那么一切将完美无缺^②。

到了 14 世纪，这种关于单相思的歌曲传统已发展成一种真正的产业，就像今天的流行歌曲一样规模庞大。人们纷纷都在创作一些有关失恋和狠心女人的伤感歌曲，后来，他们由创作这些哀泣的歌曲转为设法写一些能塑造人类心灵的诗歌^③。毫不奇怪，这些作曲家的后代们，在 20 世纪都成了贺卡公司的撰稿人。



特罗巴多



特罗威尔

-
- ① 或特罗威尔。
② 常常会有一场捕捉和反捕捉。
③ 他们认为这些诗歌看起来很可爱。

现在我们到达某个历史阶段

约 斯 坎

一位历史学家告诉我们，约斯坎是在 14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米兰“走出迷雾”的。看来他不得不从迷雾中走出来，看看自己究竟写了些什么。

约斯坎 1440 年左右生于皮卡地，大概师从于作曲家奥克海姆。奥克海姆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作曲家，不过现在我们更加关注约斯坎^①。

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以外，关于约斯坎的生平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约斯坎四处漂泊，先后在米兰和罗马为教皇、国王和其他主教做过歌手和作曲家，还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宫廷效过力。

约斯坎享有顽固不化的声誉，他属于那种名声很大，却又喜怒无常的类型。当时，费拉拉的公爵想雇用他做宫廷乐师，而公爵秘书却极力推荐艾萨克：他说艾萨克为人容易相处，并且作曲速度较快（不见得更好，仅仅是快而已）；另外，约斯坎喊价为 200 个金币，而艾萨克干这活儿只要 120 个。不过，那份工作最终还是给了约斯坎，这当然是公爵的伟大之处了：他可以要求别人提供建议，然后置之不理。

约斯坎还有一种邪恶的幽默意识：法国国王曾答应给他加薪，却一直没有履行。约斯坎实在等得不耐烦，便写了一首名为“记住答应奴仆的话”这样一首经文歌（这是圣经中的话）。路易十二得到

^① 事情都是这样的。